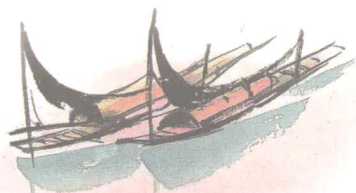
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
精致小品 | JINGZHIXIAOPIN



共赏精美散文，透过名家笔触，
感受唯美。翻开本书的那一瞬间将成
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享受阅读之
乐、感知之乐、人生之乐。



情感私语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
精致小品 | JINGZHI XIAOPIN



情感私语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私语 / 张放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1.1

(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致小品)

ISBN 978-7-5306-5810-9

I. ①情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566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6.80 元

阅读之美(代序)

汪惠仁

阅读是一生的事情。

和其他的消费活动一样，阅读发生的时候，也是“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”——一切消费往根底里说，皆是对时间的消费。

但阅读是对时间的一种特别消费。阅读在时间之河中垂钓、打捞那些闪光的片段，它让我们时有“收获感”。这“收获感”增加了我们所占时间——即人生——的密度。

阅读是短暂人生的自我拯救——他让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变得有情、变得睿智、变得丰盈。阅读，是平凡人生中对抗时间流逝的最简便易行的方法。

伴随着阅读的一生，便是无悔的一生，便是有质量的一生，便是了悟时间奥秘的一生。

阅读是一个人的事情。

读者在作品与浑茫的世事前，宛如客人。

孤寂感让读者寻找那些令人温暖和亲近的因素。夜深篱落一灯明——也许这盏灯早就亮在那里，在等着你去；白日的嘈杂与俗物掩埋了这盏灯的微弱亮光；而当夜幕降临，浮名淡远，你回到自己这里，你的眼睛也变得澄明，那盏召唤你的灯只为你闪烁。

阅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两颗心灵在互相证明。一开始可能是读者被吸引、被牵引、被导引；但后来，读者反客为

主,他从作品中看到了自己,他要让作品成为自我人生的注脚。

阅读中,我们看到一个人,他得到滋养,他最终成为世界的解释者。也许,他原先会说,“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?”;但现在,因为阅读而成熟的他,不会这样说了。

3

阅读还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事情。

具体的阅读当然是一个人的事情。阅读作为个人修为的一个门径,也当然是寂寞的事情。

但阅读的结局,不应该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也不应该是“还掩故园扉”。

宽阔的心灵利于阅读,阅读亦能塑造愈加宽阔的心灵。宽阔的心灵能放下关乎民族的事情。

城市的夜晚,溢彩流光。市政的照明工程和商业的霓虹工程成为夜晚最夺目的事物。统一的、庞大的规划及逐利的欲望在改变这一广袤大地上夜晚的自然属性,而越来越多的人正愈发沉湎其中。

还有没有这样一盏灯,在这样繁华的夜晚,为阅读亮起?

——谁在这样的夜晚阅读,谁就在做着有益于民族的事情。

2010年10月10日

敬告作者

本书作品均曾在《散文》上发表,选入此书时,向各位作(译)者发函征询,多数作(译)者都有回复。因发刊时间久远,有些信函被退回。如相关作(译)者见到此书,请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,以奉上稿酬。不周之处敬请谅解。

目录

CONTENTS



- 1 > 小鸟,你飞向何方 / 赵丽宏
- 7 > “信物” / 张慧萍
- 10 > 童眸 / 湛岭
- 13 > 壮哉,太行群峰
——麻田寄情 / 温暖
- 18 > 马兰花 / 力群
- 21 > 童年逝了,故乡永在 / 力群
- 26 > 翠微亭寻踪 / 姜继永
- 28 > 岁月,不能回流 / 成败
- 32 > 绵绵思绪吊书魂
——柳公权墓地记游 / 董小龙
- 36 > 春水伊人寄相思 / 陈慧瑛
- 41 > 将军,谢谢你 / 张立勤
- 45 > 忆仇者 / 林贤治
- 51 > 斧柄上,那刻纹 / 张静
- 53 > 香溪石初识 / 康平
- 55 > 对一种瓜的忏悔 / 王慧
- 58 > 桂 / 施雁冰
- 64 > 音乐老师——童年记事 / 唐挚
- 68 > 香椿忆 / 管用和
- 70 > 荞花,那片苦涩的云啊 / 颜家文
- 73 > 迷人的北大荒冻吃 / 刘国林
- 78 > 追念 / 谭仲池
- 79 > 床倒下来的那个夜晚 /
[美国]詹姆斯·瑟伯 著 朱建迅 译
- 84 > 母亲的乡愁 /
(藏族)章戈·尼马
- 87 > 心恋 / [美国]周忆 著 燕飞 译
- 91 > 与娘同舞 / 李送今
- 94 > 昨夜,慈母又入梦 / (台湾)张过
- 97 > 父亲与种子 / 彭文学
- 98 > 生命之桨 / 怀理
- 101 > 箫音如缕 / 邓云贵
- 105 > 甘蔗 / 许苗苗
- 107 > 红马 / 姜宝才
- 109 > 我那个城市的冬天 / 赵建英
- 113 > 虎门凭吊 / 王文杰
- 118 > 羊妈妈 / 心青书生
- 120 > 流霜 / 许俊文
- 125 > 生日快乐,妈妈! /
[菲律宾]林婷婷
- 128 > 我的“小鸟” / [韩国]金贤淑

- 129 > 灞水上,折柳桥…… / 曾湘文
- 131 > 为徐迟送行 / 羊聿
- 133 > 银杏丫杈 / 焦正安
- 134 > 捕鱼人 / 田野
- 139 > 橘子与毛衣 / 程永健
- 141 > 陌生的,是心灵 / 张亚凌
- 143 > 瞬间 / 郭翠华
- 147 > 采蜂记 / 刘向东
- 150 > 母亲桥 / 刘桂瑶
- 152 > 远行 / 李华敏
- 156 > 院子里的生活 / 聂尔
- 160 > 不能忘怀 / 张丽钧
- 162 > 剃头变奏曲 / 徐建勇
- 166 > 父老乡亲 / 程文胜
- 169 > 陪母亲随便走走 / 张丽钧
- 172 > 爸爸讲的故事 / 杨守建
- 174 > 苏州客录 / 曾一果
- 180 > 月光与白发 / 周声华
- 182 > 吊蜂子 / 袁仁琮
- 185 > 冬耕·冬雨 / 童莹
- 187 > 飘往大洋彼岸的红领巾 / 钟新年
- 189 > 肩的祭奠 / 张立先
- 191 > 婵 / 陶黎明
- 195 > 那段岁月那首歌 / 王小明
- 197 > 父子情深 / 李石
- 198 > 唱给母亲的歌 / 朱东旭
- 199 > 有谁还需要回去? / 黄海
- 202 > 旧衣 / 陈然
- 204 > 老头 / 谢慧黎
- 210 > 母亲 / 玄武
- 215 > 满眼稻梗(外一篇) / 庞华坚
- 218 > 思茶 / 吴浣
- 220 > 白蝴蝶花 / 轶名
- 223 > 简单游戏 / 张小失
- 225 > 腊月正月 / 惠雁
- 228 > 长安之书 / 耿翔
- 234 > 儿子给我的幸福 / 石华莉
- 237 > 乡村(节选) / 孙敏璞
- 240 > 独舞 / 王陆
- 245 > 关于粮食 / 冯磊
- 248 > 想起芥了 / 崔士学

小鸟，你飞向何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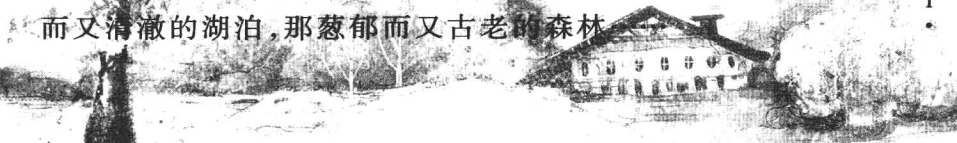
赵丽宏

在黄昏的微光里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里。

我喜欢泰戈尔的诗。还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泰戈尔就把我迷住了，一本薄薄的《飞鸟集》，竟被我纤嫩的手指翻得稀烂。那些充满着光彩和幻想的诗句，曾多少次拨动我少年的心弦……

《飞鸟集》破损了，我渴望再得到一本。然而，文化革命一开始，这个小小的愿望，竟成了梦想。我的那本破烂的《飞鸟集》，也被人拿去投入街头烧书的熊熊烈火中，暗红色的灰烬在火光里飞舞，飘飘洒洒，纷纷扬扬。我仿佛看见老态龙钟的泰戈尔在火光里站着，烈火烧红了他的白发，烧红了他的银须，也烧红了他的朴素的白袍。他用他那冷峻而又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，看着，看着，他的神色变了，似有几许惊恐，几许不安，也有几许愤怒，几许嘲讽……

我还是喜欢泰戈尔。在动乱的岁月里，我默默地背诵着他的诗，以求得几分心灵的安宁。“诗人的风，正出经海洋和森林，求它自己的歌声”。我陶醉在他所描绘的大自然中了——那宁静而又浮躁的海洋，那广袤而又多变的天空，那温暖而又清澈的湖泊，那葱郁而又古老的森林……



有一天，我忽然异想天开了：到旧书店去走走，看能不能找到几本好书。结果，当然叫人失望。但，我发现，有时还会有几本“罪当火烧”的书出现在书架上，或许，这是出于店员的粗心吧。于是，我抱着几分侥幸，三天两头往旧书店跑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又走进冷冷清清的旧书店。我的目光，久久地在一排排大红的书脊中扫动，突然，我的眼睛发亮了：一条翠绿色的书脊，赫然跻身在一片红色之间，啊，竟是《飞鸟集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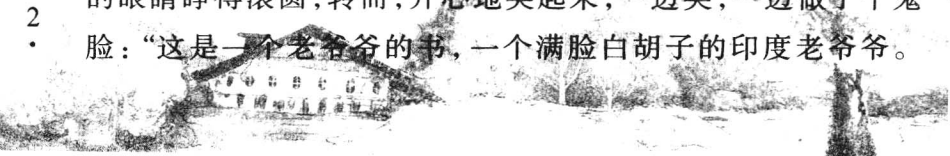
该不会有另一种《飞鸟集》吧？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仔细一看，果真有泰戈尔的名字。随即，我又紧张了，是的，这年头，得而复失的太多了。挤压着《飞鸟集》的一片红色，又使我想起街头那一堆堆焚书的烈火，那漫天飞扬的纸灰……我赶紧向书架伸出手去。

几乎是同时，旁边也伸出一只手来，两只手，都紧紧地捏住了《飞鸟集》。这是一只瘦小白皙的手，一只小姑娘的手。我转过脸来，正迎上两道清亮的目光——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站在我身旁，抬起脸看着我，白圆的脸上，一双清秀的眼睛眨巴眨巴地闪动着，像一潭清澈见底的泉水，微波起伏，平静中略带点惊讶。

我愣住了，手捏着书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她开了口：“你也要它吗？那就给你吧。”声音，清脆得像小鸟在唱歌。

我的脑海里忽然旋起个念头：在这样的时候，她还会喜欢泰戈尔？莫非，她根本不知道这是怎样一本书？于是，我轻轻问道：“你知道，这是谁的书？”

“谁的书！”小姑娘抬起头来，颇有些惊奇地看着我，秀美的眼睛睁得滚圆，转而，开心地笑起来，一边笑，一边做了个鬼脸：“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，一个满脸白胡子的印度老爷爷。”



我喜欢他。”说罢，用手做着捋胡子的样子，又格格地笑了。如同平静的池塘里投进了一颗石子，笑声，在静静的店堂里荡漾

.....

啊，还真是个熟悉泰戈尔的！我多么想和她谈谈泰戈尔，谈谈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家，谈谈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世界呵！然而，这样的年头，这样的场合，这样的谈话肯定是不合时宜的，即便年青，我还是懂得这一点。小姑娘见我呆呆地不吭声，刷地一下把《飞鸟集》从书架上抽下来，塞到我手中：“给你吧，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！”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，她已经转身去了。我只看见她的背影：一件淡紫色的衬衫，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小花；两根垂到腰间的长辫，随着她轻快的脚步摆动

.....

夏天的飞鸟，飞到我窗前唱歌，又飞去了。

旧书店里的那次邂逅，留给我的印象竟是那么强烈。真的，生活中有些偶然发生的事情，有时会深深地刻进记忆中，永远也忘记不了。我不知道那个小姑娘的名字，甚至没有看仔细她的容貌，但，她从此却常常地闯到我的记忆中来。当我看着那些在街头吸烟，无聊，踟蹰的青年，心头忧郁发闷的时候，当我读着那些大吹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奇文，两眼茫然迷离的时候，她，就会悄悄地站到我的面前，眨着一对明亮的眼睛，莞尔一笑，把一本《飞鸟集》塞到我手中，然后，是那唱歌一般悦耳的声音：“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，给你吧，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！”.....

她使我惶乱的思想得到一丝欣慰，她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
几分充实。她使我相信：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忘记了世界，

抛弃了前人创造的文化,抛弃了那些属于全体人类的美的事物!

有时,我真想再见到这位小姑娘,可是,偌大个城市,哪里找得到她呢?有时,我却又怕见到她,因为,在这些岁月里,有多少纯真的青年人变了,变得世故,变得粗俗,就像炎夏久旱之后的秧苗,失去了水灵灵的翠绿,萎缩了,枯黄了。我怕再见到她以后,便会永远丢失那段美好的回忆。

一次,我在街上走着,迎面过来几个时髦的姑娘,飘拂潇洒的波浪长发,色调浓艳的喇叭裤子,高跟鞋踏得笃笃作响,香脂味随着轻风飘漾。她们指手划脚大声谈笑着,毫无顾忌,似乎故意招摇过市,引得路人纷纷投去惊奇的目光,目光之中,不无鄙视。对那些衣着打扮,我倒并没有多少反感,只是她们的神态……

我忽然发现,这中间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——呵,难道是她?是那个在书店遇见的姑娘!真有点像呀!我的心不禁一阵抽搐。我迎上去,想打招呼,她却根本不认识我,连看都不看一眼,勾着女伴的颈脖,嘻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去。哦,不是她,但愿不是她!我默默地安慰着自己,呆立在路边,闭上了眼睛……

是的,这决不会是她。然而,这件小事却给我心头重重一击。工作之余,我又打开泰戈尔的诗集。泰戈尔,这位异国的诗人,毕竟离我们遥远了,他怎么能回答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疑虑和苦恼呢!他的一些含着神秘色彩的诗句,竟使我增添许多莫名的忧愁和烦闷。“有些看不见的手指,如懒懒的微飏似的,正在我的心上,奏着潺湲的乐声”。呵“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开它的红玫瑰叶子,把心开向太阳”!



冬天的小鸟啾啾着，要飞向何方？

历尽了一场肃杀的寒冬，春天来了。经过冰雪的煎熬，经过风暴的洗礼，多少年青的心灵复苏了，他们告别了愚昧，告别了忧郁，告别了轻狂，向光明的未来迈开了脚步。就像泥土里的种子，悄悄地萌发出水灵灵的嫩芽，使劲顶出地面，在春风春雨里舒展开青翠的枝叶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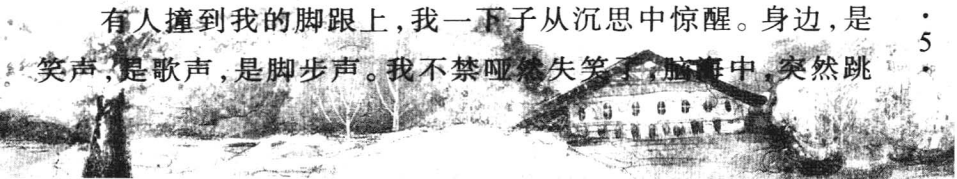
恍若梦境，我竟考上了大学，去报到之前，我清理着我的小小的书库，找几本心爱的书随身带着，第一本，就想到了《飞鸟集》。呵，她在哪里呢？那个许多年前在书店里遇见的小姑娘！此刻，即使她站到我面前，我大概也不会认识她了，可是，我多么想知道，她在哪里……

人流，长长不断的人流，浩浩荡荡涌向校门。我随着报到的人群，慢慢地向前走着。不知怎的，我仿佛有一种预感——在这重进校门的队伍中，会遇见她。于是，我频频四顾，在人群中寻找着。

一次又一次，我似乎见到了她——她背着书包走过来了，脚步，已不似当年轻盈，却稳重了，坚定了；身上，还是那一件淡紫色的衬衫，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小花；两根垂到腰间的长辫，轻轻地晃动着……

这不过是幻觉而已，我找不到她。在这支源源不绝的人流里，有那么多的小伙，那么多的姑娘，哪有这样巧的事情呢。可是，我的心头还是涌起了几分惆怅，眼前，仿佛又掠过几年前在街头见到的那一幕……

有人碰到我的脚跟上，我一下子从沉思中惊醒。身边，是笑声，是歌声，是脚步声。我不禁哑然失笑了，脑海中，突然跳



出几行不知是谁写的诗句来：

你呀，你呀，何必那么傻，
经过一场风寒，就以为万物肃杀……
闻一闻风儿中春的芳馨吧，
生活，总要向美好转化！

我抬起头来，幽蓝的天空，辽远而又纯净——这是春天的晴空呵！一群又一群鸟儿从远方来了，它们欢叫着，抖动着翅膀，划过透明的青天，飞呵，飞呵，飞……

选自《散文》1980年第6期





“信物”



张慧萍

天，雾蒙蒙的，飘着毛毛细雨，我走进静悄悄的枣林。天哪！一张绿色的大网，网住了天，网住了云，那紫红的枣儿一颗挤一颗，挂着水珠儿，圆溜溜，亮晶晶的，就像刚从水晶宫里捞出来的红玛瑙缀在绿网上。不用吃，看一眼，便觉得那甜津津的枣汁渗出来，透进心里。

金丝枣儿，个不大，两头尖，肚儿圆，皮薄核小，肉甜质细。一对叶子间结一颗枣，一枝码子便结七八颗。把树枝压得弯弯的，垂到地面上。枣农们使用木棍撑着枣枝。

收获季节，枣农们扛着长长的打枣竿，拎着柳条筐，拎着一大床单收枣来了。几个调皮的姑娘跑到前面，偷偷地躲到树后，拽起树枝一摇，熟透的枣子带着水珠儿“呼呼”砸在小伙子们新剃的，露着青头皮的脑瓜上，蹦了个高又滚落下来。姑娘们乐得前仰后合。好胜的小伙子们哪肯吃亏，绕个弯儿钻到姑娘们背后，趁她们不防，猛地挥动枣竿。“喳喳”几下，硬邦邦的枣儿又降落在姑娘们的头上，身上。她们抱着头尖叫着，跑着，闹着。一个姑娘正咧着嘴儿笑呢，一颗枣儿像中了魔术似地“呼”的一声落进她的嘴里，姑娘毫不客气，格崩一声嚼吃了。在人们的笑闹声里，枣林处处响起了“喳喳”“哗哗”的声音。一阵阵红雨落地了，一座座枣山堆起来了，焦急的拖拉机

手在地头上不住地搵着喇叭……

“这遍野的枣子怎么看管呢？没人偷么？”我自语着。身旁一位老大爷捋着白胡子冲我哈哈大笑，带着骄傲，自豪的神情：“同志呵，莫小看俺枣乡人哟，过路人吃把枣子不算偷的。”

老大爷姓常，年有七旬，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。他吸完一袋烟，烟锅往鞋底上一磕，拉着我说：“走，我领你去看枣树王！”在一个场角上，一棵足有两搂粗的大枣树，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站在那里，树皮脱光了半截，树心也空了，但仍枝叶繁茂，年年挂枣。传说，唐朝的罗成将军还在树上拴过战马呢！

奇怪的是，树干上有一圈圈的硬枷一直到通权的地方。我又看看其他的枣树，凡结枣的，每棵都有。常大爷告诉我，枣树长到三五年后，就要用刀在树干上划一道口，可以控制树的养分，多结枣，结枣甜，这叫枷树，每年春天枣花飘香的时候结枷。

夕阳收起它的缕缕金线，又开始编织夜的帷幕。我隐隐觉得身上有些潮湿，哦，下雾了。收枣就怕这样的天气，枣树着雾后叶子发黄，枣子自动脱落，留在树上的也裂了皮，雨水一灌便腐烂。“能治雾吗？”“能。你瞧！”我这才发现，枣林那边冒起了缕缕浓烟，接着又有几处也点着了篝火，顺着风向飘起了烟雾，不一会儿，枣林里便浓烟滚滚了。这是人们在“撵雾”，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，说不定我还真的跑去救火呢！

晚上，常大爷约我到他家做客，我欣然同意了。

这是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。炕上花被窝，桌上大座钟，墙上还挂着一串串带着绿叶的红枣呢。

常大爷端给我一碗茶，“来，品品味儿。”我小啜了一口品着，这是北方人喜欢饮用的茉莉花茶，不同的是，香味里透着



一股枣子的甜味。这里的人们喝茶的时候，总爱将五六颗枣子放在火上烧熟，然后，连同茶叶一块沏到壶里。怪不得枣乡人个个身骨强壮，年寿益长呢。每到逢年过节，枣乡人便做了花样繁多的枣馍，枣卷，枣糕，枣饭；婶子大娘，东邻西舍的，你送我，我送你，一来是礼节，二来是显示一下自己的手艺。

常大爷几杯热茶落肚后，谈兴更高了，他指了指挂在墙上的带着绿叶的枣儿，神秘地问我：“知道做什么用场的么？”我摇摇头。他小声告诉我，这是他的女儿精心选出来的，闺女正谈恋爱呢，小伙子是个部队上立过功的好战士，姑娘每年秋天都用带着绿叶的金丝枣儿，缀成精美的枣篮捎给心上的人儿。真想不到，在这里，金丝枣儿还是表示爱情的信物呢。

“常大爷，在爱情里，红枣象征什么？绿叶象征什么？”常大爷呷了一口茶，兴奋得满脸红光：

“这个嘛，红枣是一颗诚心，绿叶，表示长久。”

多么动人的“长久”啊，它不仅存在于男女爱情之间，而且是大自然赠给整个人间的“信物”，所以金丝枣才那么甘甜，那么长久……

选自《散文》1981年第12期





童 眸



湛 岭

“叔叔，奶奶等着看我的照片呢，咋还不寄来……”信中一声声稚嫩的呼唤，仿佛那黑亮的眸子里闪出的一团光焰，烧红了张小斌的脸，复燃了那不该忘却的记忆。

小船在海上颠簸了两个小时才靠了岸。

温馨的海风吹来，带着浓浓的芳香。

菊花岛名不虚传，到处是野菊花。远望，像天上坠落的星星，又像菊花湖，近看，像孩子一张张纯真的脸。

张小斌一路走，一路拍照。

陶醉在菊花世界里，竟迷了路。不见了海，也听不见海的声音了。

走进一个渔村。村口挂着一张织了一半的渔网，透过网眼，他看见一个老人光着古铜色的膀子，叮叮当当地在修一条大渔船。多么优美的画面！他正要拍照，只见一个黑黑的小男孩藏在树后，透过渔网，好奇地、痴痴地望着他，眸光里跳动着一一种希冀和渴盼。

“哎，小朋友，去码头怎么走？”

“下坡儿向东走，半个钟头就到。”小男孩从网后面钻过来，用亮亮的嗓音回答。

